

○毕华勇

链歌



华岳文艺出版社

目 录

他从山谷走来

——毕华勇作品读后……………贺抒玉(1)

碧空的虹

——写在华勇小说集前……………黄河浪(4)

链 歌……………(10)

一条小河……………(124)

血染情丝……………(130)

绿色的重流体永生……………(139)

原上、有一棵小草……………(147)

上湾下湾……………(161)

街 巷……………(177)

十九岁的雪谷……………(188)

黎明的幕……………(202)

后 记……………(223)

他从山谷走来

——毕华勇作品读后

贺抒玉

我仿佛看到无定河上弥漫着一片浓浓的雾，雾霭中走来一位青年。他的步履时而沉重，时而轻捷，他的目光时而满含着梦幻，时而充满了忧郁。那种为生存，前途引起的困惑和迷惘，也象一叠雾气包围着他。他深深地眷恋着养育他的黄土地和无定河，然而又企盼着走出这深深的山谷和飞越这长长的河流，急切地去投身于令他眩目的外部世界。

当代黄土地上年轻一代的命运、思考、心态以及作品中弥漫的青春气息和忧郁之情，深深地触动着我。这就是我读了毕华勇作品后的总体感受。

华勇很勤奋。1985年我在《延河》编辑部召开的青年作者会上第一次见到他。短短的几年时间，他写出了三十多个短篇和散文，最近又开始写中篇。他把已发表的部分短篇和中篇新作编了这个集子，这是他的第一本书，他还很年轻，当然是一个可喜的开端。

他生长在无定河畔的一个山村里，山村和学校

教给他文化知识，部队生活又拓宽了他的生活领域。他的作品多是写自己体验过的感情经历，可喜的是他对生活的感觉比较锐敏，尤其对男女之间的情爱，在古老黄土地上被束缚被压抑所引起的种种情念比较熟悉。在他笔下，无论是军营生活、山川、河流，或是男女之情，都透出一种灵秀之气，而这灵秀中又渗透着诸多忧郁、彷徨和苦闷之情。

读着他的作品，我不禁想到了自己年轻的时候。那时，正是艰苦的战争年月。听说华勇的父亲那时也曾在西北野战军某部任教导员，而我所在的文工团一直随西北野战军前总转战演出，尽管那时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而我们这代年轻人都满怀信心为民族解放事业献身，把个人的命运与人民解放事业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那时，我曾天真的以为，全国解放后，下一代年轻人肯定比我们幸福，他们比我们年轻时会有更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没料到，时光流逝，人世苍桑，当代年青人面临的竟是更为迫切的待业和生计之虑。

华勇作品中流露出的困惑和失落感，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而且是黄土地上众多伙伴们共同的感受。当我带着深深的理解和同情去思考他们的命运和前途的时候，难免产生一种压抑感。

作家是时代的产物，每个作家都有自己不同的生活经历和感受，这些经历和感受无不受到时代的

制约。作品中表现出的属于作家个人的性格、气质、心态等等特点，都难免受制于作家本人的生活环境和经历。

读着华勇的作品，很容易使我想到故乡那条长长的无定河，尽管它一直向前流淌着，终因裹着过多的泥沙，流动时显得有些沉重和缓慢。

前些时，华勇来找我，说他的第一本书即将交出版社出版。欣喜之余，从来没想到要为人作序的我，为了这位从山谷中走来的文学新人，写了一点自己的读后感。

切望他努力开拓自己的生活 and 艺术视野，在广阔的黄土地上勤奋耕耘。

1989年5月12日于雍村

碧空的虹

——写在华勇小说集前

黄河浪

雨后。天空呈一拱形的彩虹。

这罕而不奇的自然景观，故乡俗称为水灌。实则意象为灌水。

天晴得象一块镜子，远山如黛，近川似绿，虹在转瞬间消失了，只留有虚无和旷渺。

神秘的造物主！

.....

米脂籍的青年作者毕华勇，取碧虹为笔名，还有几分费猜的。

正因为费猜，我才去费心猜摹了。

面对一个偌大的国度，毕氏在茫茫人海中虽不显而易见，亦并非是稀有之姓的。碧虹倒颇具意味。但这些毕竟是天然概念的抽象稽考，而更为不俗的是他的小说和小说的作者了。

华勇是有个性的。

欲知道一个人的个性，得有个过程。

我的思绪要追溯到1983年盛夏。那时《长安》

举办文学青年讲习所，我作为《长安》的使者到塞下古城延安联系有关事宜。用家乡话说，即是个“灶爷”的身份。当下的文学正象暑夏季候，近千名作者云集一堂，如火如荼。课习间隙，在延安大礼堂拐角处，一位身着绿色军装的青年士兵拉住我，操着浓重的家乡口音询来问去，很是亲切。但因我自身的种种客观缘故所致，便匆匆告辞了。三年后省作协召开青年作者代表会，他一眼就认出了我，并勾起了我们初识的情景，使我那已经淡忘的记忆变成了永久的思念。这时的他，早已解甲回乡了。可他仍然带有军人的表象。褪了色的黄军装和军帽沿上方红五星告别留下的记忆还真鲜可见，深深嵌入了我的心坎。此后，缘于职业和共同圈入文学跑道的命运，我们鸿雁传书，互诉哀肠。他时有作品寄来，我便成了他小说的第一个读者和责任编辑。编辑部实施重点培养文学青年的部署，他作为重点对象选入行列，我们便有了间或而真诚的相处生涯。

这条陕北无定河两岸群山深处的后生，总让我略有几许疑惑的。我难以与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接洽起来，难以和他故土那奔涌而又近乎凝固的无定河融为一体。不善言辞的他，如果不露声色，我会确认他是南方某个山区的一位乡民。因为他的表象欠缺一种大山的沉重和悍野，而偏偏多有一股乖巧和柔弱。要说他来自故土，那也是家乡的“女子”。

了。他周身涂抹了一层羞怯和侷促，带着遮遮掩掩的色彩。为此我总想法设法改变他，叫他摘去军帽，脱下军装。但并未超越他给我的直感。可当我们逐步深交，促膝相谈，共话人生后，我才理解了他，领悟到他个性的内蕴所在了。

他果真象故乡雨后天空的彩虹。

.....

我记得气象学中，说彩虹是大气层的一种光的现象。天空中的小水珠经日光照耀发生折射和反射作用而形成的弧形彩带。

华勇正是这么一条微妙的彩带。

那黄、绿、蓝、靛、红、橙、紫七种色泽，总出现在与太阳相对峙的方位。显得温顺多情，耀眼夺目。既有玄奥的根基，又有迷幻的飘逸。锯齿般的大山和汨汨流淌的小溪是彩虹的立足之处，吸吮着晶莹的水滴，继而又复润了土地。华勇的外在正与彩虹相吻合，他良善，真挚，富有某种不易揣测的阴柔之美，但他的意识深处涌动着大山似的厚重，小溪般的曲折。外柔内刚形的气质在他身上取得了天然的谐调。

.....

个性的华勇，作品无疑是个性的。

文如其人的古训近些年多少失去了效力，但在华勇身上却完整地应证了。

华勇的小说，我最初阅读委实怀疑这不是出自

一位陕北作者之手，那短句式的行文具有弹性韵味，倒更象南方作者的笔触。可一旦进入小说的意境，熟悉的乡情扑面而来。

用“忧郁岁月”概可括囊他创作的主体意识。他似乎自觉而不自觉地沿着这个区域着笔的。尽管有些篇什在技巧方面略有变更，但总是离不开“忧郁岁月”的。作品柔弱的语言气运恰似抛在天空的彩虹，而作品的意蕴深深地根植于故土。家乡的风情、俗习，崖崖圪圪、沟沟岔岔，山坡坡那缕缕褶皱。丛丛野草，和盘绕在山头的蜿蜒小路以及小路上那赤脚的踪迹，在他的笔下活脱脱地呈现了。土地是古老的，苍凉的。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是艰辛的，悲重的。特定的历史、背景，生活使他的小说产生了一种哀戚忧伤的艺术效果。

压首之卷《链歌》是容量较大的作品，也是作者的第一部中篇小说。作品真切地描述了“我”在“忧郁岁月”的苦闷、懊丧、迷惘、徘徊的复杂心境。“我”在寻找，在突围，但命运的锁链始终束缚着，无法挣脱出来。紧紧围绕“我”生活圈子旋转的几位青年，也同样不能主宰自己的人生意志，不能获得自身的独立人格，完全被命运所支配，所宰割，带着无形的精神锁链怅然萎缩了。《黎明的幕》那个北方尚未长大的女青年来到沿海的际遇，唤起了她对流逝岁月的感情忆恋，使她和他尚未愈合的心灵创伤更加深重了。黎明固然是希望的象征，鹅

黄色的曙光即将来临，但晨雾是浓烈的，遮罩着他们的视野。《十九岁的雪谷》是写三个青年男女的心灵碰撞。他们有青春年少的美好憧憬，更有年少青春的无限惆怅。他们的脚步总也走不出大山，走不完小路，白茫茫的雪谷给他们以后的命运无疑暗示着陷阱。作者感受深切，情感充沛，明显带有作者自传痕迹。小说的力量不仅仅在小说的本身，而大大超越了小说的界限。它是当代陕北有志青年们的一幅浓缩的命运画面。那些形象是处于人生十字路口上的青年们的体现者。不难看出，作者对他的军旅生活是无限眷恋的。《原上，有一棵小草》正是他对军营一往情深的真诚渲泄。他是从农村入伍的，这对一个农村青年改变境遇是何等重要的转机。但部队的“形而上学”使他最终还是“败北”了，重新寻找了他的生存形式。时间的距离并没有割断他的思念，他仍然不能忘怀。那位女护士的情影栩栩如生地闪现在他眼前，足见这段插曲在他的心灵深处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

.....

纵览华勇的作品，基本遵循和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也多少吸取了一些西方现代手法。他好象总在沉郁的氛围里希冀着什么，寄托着什么。我曾和他开玩笑说这大概是他笔名所致吧。因为彩虹是神秘莫测的，捉摸不透的。你在这边举目眺望它在那边。你在那边仰面寻视它又在这边。但故乡仍然

渴望看它，期 盼 它，人们把收获的夙愿与它相关联，从它那里得到一种良心的平衡和精神的慰藉。

彩虹的各色色泽，标志着各样农作物的丰收。

.....

《链歌》是华勇的第一本小说集。也是他创作的一个小结。应该肯定他走过的文学之路是稳固的，开端是良好的。当然，难免尚存着些微不足和缺憾。这是再正常不过了。生活是一个整体，它是多楞角的，复杂变幻的。他的作品思想和艺术的区域还略显狭窄些，本该再拓宽才是。文学须突破，须探索，须一种不安分的执着追求和不断否定自我的勇气。我不是强求他去写自己不熟悉的生活，更不是为了改变我的胃口而让他着笔于陌生的世界。我愿他在熟悉的生活面前大胆地超越自身所取得的成就，把创作的主体意识临驾于宇宙的砝码上来。

我想他会成功的。

因为他叫碧虹。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五日凌晨于西安莲湖

链 歌

1

山头上很难说肃穆凄凉，除了香火冉冉，墓碑前不时响着轰鸣的鞭炮，野山荒漠中人头涌动，象爬满了黑压压的蚂蚁。

我就这样和她走进了祖宗们的坟地。我是个流浪汉，许多人想过着安静清闲的生活，那么忘情地围着妻儿老小转圈圈，脸上永远是那分微醉的幸福，又是那么甜美地最终带着悲壮走了一段寂寥荒凉的路。我却不甘心这样，我一生下来就犯了月份，尽管母亲把我的生日推后整整一个月。时间久了，村里不少人以为我生在腊月。但是，母亲无论怎样也忘不了我生在秋天。犯月，是多么不吉利的两个字。我们这一带人不知从何时说起这两个字的？谁也没去做考证。反正，要是谁犯月，娶媳妇是很难的。就是娶过了，一定会有天灾人祸。祖宗们的遗训不知流传了多少代，至今还闪闪发光，象座右铭一样，刻在这一代人心中。我在这漫长的，象蛇一样扭曲的黄土小径上走着，该忘得全忘了。

但那条铭心刻骨的无定河，还有那块墓地，在我心中漫远无际……

我似乎永远也走不到头。

我面前那远远的天边，如血的光亮把绵延的黄土山照耀得通红。

一个赤裸的沉默世界。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走进这块墓地的？是无意的还是有意的我搞不清。我老觉得我的命运是它的一滴。而它是什么？人类最终的归宿之处，能说清什么吗？

我无法推掉压在背上的那份沉重。

不管怎么样我还总得往前走。

于是，我的背上那沉重的收获，漫不经心地步入这个世界。

风呼啸着，象千万个恶鬼在同时发出呻吟、恸哭。干冷的山风卷着落叶在黄土路上奔走。路旁的柳树，杨树被山风推搡着、逗弄着。天空无云，青蓝蓝地显示着冷酷的面孔。秋已过，山里人闲着没事，一个个紧裹着早已穿上的棉袄，挤在窑洞的土炕上天南地北地谈论着过去的、当今的和以后的世事。

离村不远，爬上一座小山岗，围着密密麻麻的柠条，众多高矮不齐大小不一的坟头藏在盛旺的柠条林里。坟地四周全是苦艾和芥草。我很早以前来过这里几次，每逢过年，父亲领我给爷爷奶奶上坟

的。爷爷我没见过，在我没生下来之前就去世了。听父亲讲爷爷一生很苦，扛长工打短工过日子。尽管爷爷没留下遗像之类的东西，但我可以想象出爷爷的模样：大个子，驼背，脸上长满了胡须，两只眼睛里含着辛酸的泪……我老觉得这个形象如一团雾笼罩着我。奶奶是在我生下来以后才离世的，我小，记不清奶奶的模样。听母亲说奶奶很恶，以后瘫在炕上几年，全身上下都腐烂以后，还一口一口地出气。两只眼睛就象两盏油灯，昏暗，迷朦。大概是受了母亲的影响，我一懂事就恨奶奶了，夜里做梦时常被奶奶那吓人的影子惊醒。

坟头很大，在柠条林里却象一块大土圪塔。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到这里的？一种无意识的等待吗？或许是寻找吧——长长而无声的叹息，使我觉得还是胸闷。

无垠的群山，独有那一簇簇柠条，显示着顽强的生命力。随着缓缓升起的太阳，柠条林子里的最后几丝清凉被驱散了，山上立刻恢复了赤裸的模样。

“你从那儿来？”

“不从那儿来。”

“就是说，你去过很多地方？”

“嗯，到过。”

“到过地边沿吗？”

“我一直在地边沿走着。”

“干什么？”

“寻找一个失落的太阳。”

“哦！……”村里大人小孩木然，倒吸着凉气。

那个时候是想象，这个时候是记忆。黄土、蓝石、小溪、石子都搅在一起，我昏头昏脑。

我家是在无定河畔的山沟里，父亲的父亲祖祖辈辈都生活在那条黄土山的褶皱里，世代代靠种庄稼为生。头年古历九月打下的粮食一直要吃到第二年古历九月，中间的日子必须省吃俭用，全家人才能平安度过这一年。每年的经济来源也是粮食，要花钱就得背上粮食去二三十里外的县城里卖。这样一来，每年收成好坏，关系到全家人的生死存亡。

几年前我就是在这个苦地方当兵出走的，所经历的艰难困苦是可想而知的了。为了摆脱这个祖祖辈辈生活过的苦地方，读高中那年我便依了父母心愿答应给定边县城里姓郭的人家做上门女婿。尽管那时我小，才十六岁，不懂得当女婿是怎么回事。但我远离家门，总希望过上好日子。所以我就规规矩矩地住在姓郭的家里，吃饭、睡觉，不几天就是人家的人了，就象过门媳妇一样。我除了去学校外，每时每刻却留心着人家的神情。也怪，我和郭家三女儿混熟了，倒也象亲生兄妹一样，无话不说。上学、干活、上街买东西、看电影总是形影不

离。我穿了她家五条裤子四件上衣，共花了郭家五百二十元现金，二百一十五斤粮票。后来我争取还这笔账，但一直未能如愿。在定边读了几年高中，父亲不知背上粮食去城里，卖过多少次，所有的钱都寄给了我。但无论怎样，也比人家城里那些公子哥们寒酸。这并不是我个人所独有的命运，也是我们整个山里男女青年的命运，大人们说我生日犯了月份，不吉祥。做上门女婿没人去破媒，要不然，呆在家里娶媳妇不容易，一是没钱没东西，二是自己那该死的生日。农村人对门三户四祖宗几辈要一清二楚方才作亲。所以，我们这些男女就象风筝一样，身后死死地系着一根绳子，这根绳子无论如何也扯不断挣不脱。

村北三里远，便是邻近村子艾好湾。艾好湾有好几姓，马姓最多。我在小学开始，一直在这村子读完了初中。整整十年，光阴在我脚下黄土路的往返间流逝了。初中毕业时大家争着要上高中，十多年的情谊一剎间就不存在了，三个一团五个一伙地私下商量投谁的票，因为那阵子上高中凭选票多少。我没想到平日跟我很要好的虎平，还有马正萍都搞我的鬼。我知道了气愤异常，恨不得上前扇他们几个耳光。也许，从那时起我们之间就结下了怨恨。在毕业联欢晚会上，大家吵嚷着叫我唱歌，我半天瞅着马正萍，不知是爱还是恨，我建议叫她唱。同学们看着我又看着她，当我的心率急剧加快

的时候，马正萍才站起来唱了，歌声明丽婉转，带着一股浓郁的家乡味道。可我听着听着，细细咀嚼品味，感到那歌声非常陌生。好象马正萍唱的不是歌，而是在哭。在我印象中家乡就没有歌，只有一种没有实际内容的吼叫。

村民们在遥远的山头上干活，面对着千重山头，不知是压抑久了？还是感叹？无论是背上压有沉重的担子，还是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行走，总是在起伏的山梁上随便喊几声：

噢——嗨！

山那边跟着应和。

这种吼叫是被沉重压出来的。生活过得太沉重了，一半钻进了黄土地里，一半则被人们咽进肚子里。

耳畔总是有这么一种声音，这苦涩古老虚无的喊叫，不知还要在我耳边回响多久？我眼前浮现出那弓身曲背，由许多布块补好衣衫遮羞的父老兄弟姐妹，我就忍不住想哭，想痛痛快快地哭。夜里老梦见远走高飞，住在一座豪华大楼里，但醒来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见。我搞不清自己流了多少回眼泪，那哭泣声无始无终地到了后来……

是在春天里，我接到了高中录取通知书，父母犯了愁。固然上高中念书好，何况又在盘龙中学。过去乡里人对盘龙中学简直视为圣地，可望不可及。因为除了城里的少爷小姐在那里读书外，还有